

敦煌學研究會編

敦  
煌  
學

第十三輯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 STUDIES ON TUN-HUANG

VOLUME XIII

- Association of the Studies on Tun-Huang

Hwa Kang, Taipei Taiwan R. O. C. 1988

# 敦煌唐人陷蕃詩集殘卷研究

潘重規

## 一、敦煌唐人陷蕃詩集殘卷校錄

敦煌石室寫本，保存了極豐富的古典文學作品，最重要的有詩、詞、變文、俗曲數種。王重民先生整理的敦煌變文集和敦煌曲子詞集，早已問世。俗曲現正在任二北教授整理中。詩的數量最多，也最難整理。敦煌詩大概都是唐人作品，全唐詩已十存八九。王重民先生用數十年的功夫，搜輯全唐詩以外的逸詩，編成一集，以補全唐詩之缺。全稿分三卷，第一卷均有作者姓氏；第二卷均失作者姓氏，凡殘詩集依集編次，凡單篇詩依詩編次；第三卷為敦煌人作品，詠敦煌者如「敦煌廿詠」亦附入。這三卷詩，在前年王氏逝世之前，大致已經完成。第一卷曾在中華文史論叢第三輯發表，題名為補全唐詩，我曾經加以校訂。第二卷在王氏逝世後，有一部份得到舒學的整理，發表在敦煌資料第一輯，題名「敦煌唐人詩集殘卷」，舒君曾加說明云：「敦煌卷子中，有一個殘卷錄有若干詩篇（編號為伯二五五五）。其中有唐人詩作七十二首，為唐朝中期我國國內民族戰爭中被吐蕃俘虜的兩個敦煌漢族人所作。這些詩，過去沒有見過著錄，全唐詩也沒有收入。這兩個殘詩集的作者：一個姓名不可考，是唐德宗建中二年（七八一）吐蕃攻佔敦煌後，在此年初秋被押解離開敦煌，經過一年零一、二個月的時間，由墨離海、青海、赤嶺、白水、到達臨蕃。另一個是馬雲奇，大概是公元七八七年吐蕃攻佔安西後，從敦煌出發，經過淡水，被押送到安西。他們的這些詩，按時間先後編排，記錄了作者沿途的見聞和感慨。他們所經歷的時間，正是吐蕃的極盛時代。他們所經過的地區，在被吐蕃佔領後便失去記載，在唐代史書上幾乎成爲一個空白。因此，這些詩雖算不得文學上的好作品，內容上也有一些糟粕，但在歷史上是很可寶貴的紀行詩，也是研究這段歷史的有用的參考材料。王有三先生曾從巴黎圖書館將這一殘卷全文錄出，以後又作

過整理加工，惜未最後完稿。現在我們在王先生原來錄文的基礎上，又據北平圖書館所藏照片作了一次校對整理。（原有的錯字，用（ ）注出；不清楚的字，用□表示），在這裏發表，供有關研究工作者參考。」雖然舒君作了最後的整理，但是文字的校訂，既不能臻於精確；對於作者的推定，更是異乎尋常的錯誤。如不加以辨正，必將引發後來研究者更多更大的訛謬。

原來伯二五五五號卷子的詩篇，遠在二十多年前，法國戴密微（Paul Demieville）教授，已選輯並譯注若干首於所著「吐蕃佛教會議」<sup>①</sup>一書中。其後留法學人陳祚龍教授曾發表「新校重訂敦煌古鈔李唐詞人陷蕃詩歌初集」<sup>②</sup>、「關於敦煌古鈔某些李唐邊塞詞客之詩歌」<sup>③</sup>兩篇大作。他們對這些詩歌的作者，都不敢斷定為何人所作。陳教授說<sup>④</sup>：「上列這些詩歌，不幸其原抄悉未標明作者姓名，故難斷定究為何人之作。唯其皆當開、天以後，河西相繼陷蕃之詞客（可能只係一人）所作，則屬勿容置疑。另外，此類詩歌，縱難謂為第一流之傑作上製，然其隨遭湮沒，計時竟已超過千年！」「戴教授固已將其選輯、譯註，而得謂為其敦煌古抄之最初選輯譯註刊本，但其全部刊本，說來倒還得以我的這種新校重訂彙錄為一創舉焉！」我近年暑假在巴黎國家圖書館東方稿本部披閱敦煌原卷，再參考戴、陳、王、舒諸家的說法，可以判斷舒君的作者馬雲奇一說，是錯誤的。因為伯二五五五號卷子很長，鈔寫的詩文很多，也很雜亂。首行起「漸漸稀見在收將且送歸。」連寫詩數首後，至第四紙有孔璋代李營死表，接着抄「一生長養」五七言絕句十六首，體似詩謎，如第二首筆云：「一生長養在蓬門，久在公衙不立勳，蒙得都官配入管，平明點着墨離君。」以下自「冬出敦煌郡入退渾國朝發馬圈之作」起，即唐人陷蕃詩歌。至第五十七、八首「閨情」後，接鈔承議郎前廬州合肥縣令劉商胡笳十八拍、江州刺史劉長卿的高興歌、劉希夷的白頭老翁等詩，接着又鈔竇昊的為肅州刺史劉臣璧答南蕃書。卷背鈔月賦及岑參從軍行、江行遇梅花之作，至閨情五首後，接鈔馬雲奇懷素草書歌。以後是沒有作者姓名的白雲歌，有題解云：「予時落殊俗，隨蕃軍望之，感此而作。」一直到「諸公破落官番中制作」、「贈樂使君」止，皆是陷蕃之作。此下有抄手臨王羲之書數行。細辨馬雲奇懷素師草書歌一首，字體較陷蕃詩為大，筆迹也不同，似為另一人所書。即使是一人所書，也不可根據一首詩的作者，便牽連以下沒有作者名氏的詩篇歸為同一人所作。懷素以草書擅名當代，遠在唐德宗建中以前。馬雲奇這首詩說懷素客游江南，又將入秦：「聞到（道）懷書西入秦，客中相送轉相親；君

王必是收狂客，寄語江潭一路人。」懷素既非被送往蕃邦，馬雲奇更離蕃邦遠之又遠。顯然馬雲奇這個作者，與陷蕃的詩人毫不相干。戴密微、陳祚龍兩先生的輯本都屏馬雲奇草書歌而不錄，那是對的，舒君憑空添出一個陷蕃詩人馬雲奇，那是沒有事實根據，不能成立的。

細閱戴、陳、舒諸家校錄文字，也未盡精審，如青海望敦煌之作：「九夏無芳草，三冬有雪花」，諸家皆誤作「九夏呈芳草，三冬有雪花」，此詩言青海苦寒，九夏不生芳草，若云「呈芳草」，則詞意相悖。蓋無字原寫作「二」，後改作「𦉳」，乃草書無字；下面秋夜聞風水詩：「忽坐長嘆恨無已」，無亦作「𦉳」，可以互證。夏日非所書情云：「六月尚聞飛雪片，三春豈見有煙花」，更是「九夏無芳草」的說明。像這一類的誤認，自然貶損了陷蕃詩人的文價。因此我重加寫定，或於原作不無小補云。民國六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寫於華岡。

#### 冬出敦煌郡入退渾國朝馬圈之作

西行過馬圈，北望近陽關。迴首見城郭，黯然林樹間。野煙暝村墅，初日慘寒山。步步緘（緘）愁色，迢迢唯夢還。

#### 至墨離海奉懷敦煌知己

朝行傍海涯，暮宿幕爲家。千山空皓雪，萬里盡黃沙。戎俗途將近，知音道已賒（賒）。迴瞻雲嶺（嶺）外，揮涕獨咨嗟（嗟）。

#### 冬日書情

殊鄉寂寞使人悲，異域留連不暇歸。萬里山河非舊國，一川戎俗是新知。寒天落景光陰促，雪海穹虛物色稀。爲客終朝長下泣，誰憐曉夕老容儀。

#### 登山奉懷知己

閑步陟高岡，相思淚數行。陣雲橫北塞，歟（殺）氣暝南荒。極目愁無限，誰（推）心恨未遑。黯然鄉國處，空見路茫茫。

### 夏中忽見飛雪之作

三冬自北來，九夏未南迴。青溪雖鬱鬱，白雪尚皚皚⑩。海關山恆暝，雲愁霧⑪不開。  
唯餘鄉國意，朝夕思難裁（裁）。

### 冬日野望

出戶過河梁，登高試望鄉。雲隨愁處斷，川逐思彌長。晚吹低叢草，遙山落夕陽。徘徊  
噫不語，空使淚霑裳。

### 夏日途中即事

何事鎖駞駞，馳驂傍海隅。溪邊論宿處，澗下指飧（餐）厨。萬里山河異，千般物色殊。  
愁來竟⑫不語，馬上但長吁。

### 青海臥疾之作

數日穹廬臥疾時，百⑬方⑭投藥力將微。驚魂漫漫迷山際，怯魄悠悠滂海涯。旋知命與  
浮雲合，可歎身同朝露晞。男兒到此須甘分，何假含啼枕上悲。

邂逅（逅）遇迺蒙，人情詎見通。昔時曾虎步，即日似禽籠。有命如朝露，無依類斷蓬。緬  
懷知我者，榮辱杳難同。

### 秋夜

一夜秋聲傍海多，五更寒色早來過。自然羈旅腸堪斷，況復猜嫌⑮被網羅。

### 青海望敦煌之作

西北指流沙，東南路轉遐。獨悲留海畔，歸望阻天涯。九夏無⑯芳草，三時有雪花。未  
能刷（刷）羽⑰去，空此羨城鴉（鴉）。

### 首秋聞雁並懷敦煌知己

戎庭節物由來早，倏忽霜風⑩被寒草。旅雁嗷嗷⑪□□□，羈人夜夜心如擣，與君離別恨經年，何事音書遂黯然。腸斷祇今□□□，空知西北泣雲煙。

### 秋 中 雨 雪

慘澹雨雪下長川，浩蕩風波近海□⑫。鄉國⑬祇今迷所在，音書縱有遣誰傳。

### 臨 水 聞 雁⑭

□來臨水弔愁容⑮，忽覩愁容淚滿胸。肝膽驟離凡幾度，雲山阻隔況⑯千重。心殊語異情難識，東步西馳意不從。羈紲祇今腸自斷，更聞哀雁叫嗷嗷。

### 秋 中 霖 雨

寒雨霖霖竟不停，羈愁寂寂夜何寧。山遙塞闊阻鄉國，草白風悲感客情。西瞻瀚海腸堪斷，東望咸秦思轉盈。才薄孰知無所用，猶嗟戎俗滯微名。

### 夢到沙州奉懷殿下

一從淪陷自天涯，數度栖惶怨別家。將謂飄零長失路，誰知運合至流沙。流沙有幸逢人主，唯恨無才遇尙除。日夕恩波霑雨露，縱橫願盼益光華。光華遠近誰不羨，常思刷羽搏風便。忽使三冬告別離，山河萬里誠⑰難見。昨來魂夢傍陽關，省到敦煌奉玉顏。舞席（席）  
⑱歌樓似登陟。綺筵花柳記躋攀，總緣宿昔承言笑，此夜論心豈暫閑。睡裏不知迴早晚，覺時不覺淚班班（斑斑）。

### 秋 夜 望 月

皎皎山頭月欲低，月厭（壓）羈愁睡轉迷。忽覺淚流痕尚在，不知夢裏向誰啼。愁眠枕（枕）上淚痕多，況復寒更月色過。與君萬里難相見，不然一度夢中羅。

### 夏日非所書情

自從去歲別流沙，猶恨今秋歸望除。將謂西南窮地角，誰言東北到天涯。山河遠近多穹

帳，戎俗追（追）㊟觀少物華。六月尚聞飛雪片，三春豈見有煙花。凌晨倏閃奔雷電，薄暮斯須斂霽霞。傍對崇山刑（形）㊟屹屹，前臨巨壑勢呀呀。昨來羈思憂如擣，即日愁腸亂似麻。爲客已遭迍否事，不知何計得還家。

### 憶故人

別君彼此兩平安，別後栖惶凡幾般。誰（雖）然更寄新書去，憶時捻取舊詩看。  
一更㊟獨坐淚成河，半夜相思愁轉多。左右不聞君語笑，縱橫祇見唱戎歌。

### 夜度赤嶺（嶺）憶諸知己

山行夜忘寐，拂曉遂登高。迴首望知己，思君心鬱陶。不聞龍虎嘯，但見豺狼號。寒氣凝如練，秋風勁似刀。深溪多淥水，斷岸饒黃蒿。驛使□靡歇，人疲馬亦勞。獨嗟時不利，詩筆唯然操。更憶綢繆者，何當慰我曹。

### 晚次白水古戍見枯骨之作

深山古戍寂無人，崩壁荒丘接鬼鄰。意氣丹誠□□□，唯餘白㊟骨變灰塵。漢家封壘徒千所，失守時更歷幾春。比日羈愁腸自斷，□□到此轉悲新（辛）。

### 晚秋至臨蕃被禁之作

一到荒城恨轉深，數朝長歎意難任。昔日三軍雄鎮地，今時百草遍誠（城）陰。隴墉窮巷（巷）無人跡，獨樹孤墳有鳥吟。避适（迓）流移千里外，誰念栖惶一片心。

### 晚秋登城之作

孤城落日一登臨，感激戎庭萬里心。鄉國雲山遮不見，風光慘澹益愁深。漂流空歎東溪水，倏忽仍嗟西嶺陰。留滯祇今寒暑變，誰憐客子獨悲吟。

東山日色片光殘，西嶺雲衆㊟暝草寒。谷口穹廬遙邈迤，溪邊牛馬暮盤跚（跚）。目前愁見川原窄，望處心迷興不寬。鄉國未知何所在，路逢相識問看看。



### 秋夜聞風水

夜來枕席（席）喧風水，忽坐長歎恨無已。爲客愁多在九秋，況復淪流更千里。

### 望 敦 煌

數迴瞻望敦煌道，千里茫茫盡白草。男兒留滯暫時間，不應便向戎庭老。

### 晚 秋 羈 情

悄然獨立思曠昔，忽爾傷心淚旋滴。常時遊涉事文華，今日羈縲困戎敵。知音好識竟何在，黯黯已矣山河隔。弔影慚魂嗟一身，夕往朝朝絕三益。非論邂逅（逅）離朋友，抑亦淪流彫羽翮。自憐銷瘦衣漸寬，誰念恹惶心轉窄。近來殊俗盈衢路，尚見蒿萊（萊）<sup>②</sup>遍街陌。屋宇摧殘無箇存，猶是唐家舊蹤跡。城邊谷口色蒼茫，木落霜飛柎（浙）瀝。凌晨煞氣半天紅，薄暮寒雲滿山白。羈縲時深情憤怒，漂泊鄉遙心感激。不憂孺（孺）<sup>③</sup>節向戎夷，祇恨更長愁寂寂。

### 國<sup>④</sup>中 登 山

戎庭悶且閑，誰復解愁顏。步步或登嶺，悠悠時往還。野禽噪何（河）<sup>⑤</sup>曲，村犬吠林間（間）。西北望君處，躊躇日暝<sup>⑥</sup>山。

### 有 恨 久 囚

人易千般去，余嗟獨未還。空知泣山月，寧覺鬢蒼班（班）。

### 冬 夜 非 所<sup>⑦</sup>

長夜閉（閉）荒城，更深恨轉盈。星流數道赤，月出半山明。不聞村犬吠，空聽虎狼聲。愁臥眠雖着，時時夢裏驚。

忽有故人相問以詩代書達知己兩首

忽聞數子訪羈人，問着咸④言是德隣。與君咫尺不相見，空知日夕淚霑巾。

自閑（閑）荒城恨有餘，未知君意復何如。非論阻礙難相見，亦恐猜嫌（嫌）不寄書。

### 得 信⑤ 謝 迴

人迴忽得信，具委書中情。羈思頓雖豁，憶君心轉盈。自憐漂泊者，邂逅閉荒城。欲識肝腸斷，更深⑥聽叫聲。

### 聞城哭聲有作

昨聞河畔哭哀哀，見說分離凡幾迴。昔別長男居異域，今殤小子瘞臺。羈愁對此腸堪斷，客舍聞之心轉摧。漂泊自然無限苦，況復存亡有去來。

### 除 夜

荒城何獨淚潸然，聞說今宵是改年。親故睽攜長已矣。幽縲寂寞鎖愁煎（煎），更深腸絕誰人念，夜永心傷空自憐。爲恨漂零無計力，空知日夕仰穹天。

### 春 宵 有 懷

獨坐春宵月⑦漸⑧高，月下思君心鬱陶。躊躇不覺三更盡，空見豺狼數⑨遍號。

### 久憾縲繼之作

一從命駕赴戎鄉，幾度□先⑩亘法梁。吐納共欽江海注，蹤（縱）橫覲（覲）⑪揖慧風颯。今時有恨同蘭茝（艾）⑫，即日無辜比冶長。黠虜莫能分玉石，終朝誰念淚霑裳。

### 非所寄王都護姨夫

敦煌數度訪來人，握手千迴問懿親。蓬轉已聞過海畔。萍居見⑬說傍河津。戎庭事事皆違意，虜口朝朝計苦辛。縲繼儼逢恩降日，宿心言豁（豁）在他辰。

### 哭押牙四寂（叔）

哀哉存歿苦難量，共恨淪流處異鄉。可歎生涯光景促，旋嗟死路夜何長。空令肝膽摧林竹，每使神魂痛涇陽。縲紲時深腸自斷，更聞凶變淚霑裳。

□ □ ④

白日走風沙，黃昏飛雪花。愁雲闌□ ④畔，寒色暝天涯。縲紲今將久，歸期恨路賒。時時眠夢裏。往往見還家。

### 感 藜 草 初 生

羈客絕知聞，急難阻投杖。淚與泉俱流，愁將草齊長。縲紲淹歲年，歸期唯夢想。春色縱芳菲，片心終鬱快。

### 春 日 羈 情

鄉山臨海岸，別業近天堦。地接龍堆（堆）北，川連雁塞西。童年方剝削，弱冠導羣迷。儒釋雙被（披）翫，聲名獨見躋。須（雖）緣隨懇請，今乃恨睽携。寂寂空愁坐，遲遲落日低。觸槐常有志，折檻爲無蹊。薄暮荒城外，依稀聞遠鷄。

恨到荒城一閉（閉）關，鄉園阻隔萬重山，咫尺音書猶不達，夢魂何處得歸還。

憤悶屢④蹤（縱）橫，愁深百計生。相思凡幾度，慷慨至三更。虜塞饒白刺，戎鄉多紫④荊。關山爾許遠，魂夢若爲行。

### 晚 秋 ④

戎庭縲紲向窮秋，寒暑更遷歲欲周。斑斑淚下皆成血，片片雲來盡帶愁。朝朝心逐東溪水，夜夜魂隨西月流。數度栖惶猶未了，一生榮樂可能休。

天涯地角一何長，雁塞龍堆（堆）萬里強（強）。④每恨淪流經數載，更嗟縲紲泣⑤千行。

縲紲戎庭恨有餘，不知君意復何如。一介恥無蘇子節，數迴羞寄李陵書。

髮爲多愁白⑥，心緣久客悲。更遭縲紲事，因此改儀容。

□ □

春來漸覺沒心情，愁見豺狼夜叫聲。君但遠聽腸應斷，況僕羈縲在此城。  
日月千迴數，君名萬遍呼。睡時應入夢，知我斷腸無。  
白日歡情少，黃昏愁轉多。不知君意裏，還解憶人摩⑤。

### 逢故人之作

故人相見淚龍鍾，總爲情懷昔日濃，隨（垂）⑥頭盡見新白髮，何曾有箇舊顏容。

### 題故人所居

與君昔離別，星歲爲三周。今日觀顏色，蒼然雙鬢秋。茅居枕河澗，耕鑿傍山丘。往往登樵（樵）⑦逕，時時或飯牛。一身尚栖屑，庶事⑧安無憂。相見未言話⑨，唏吁先淚流。

### 非所夜聞笛

夜聞⑩嗟（羌）笛吹，愁雜豺狼□⑪。涕淚落如雨，肝腸痛似刀。更深新月沒，坐久明星高。感激不遑寐，連宵思我曹。

### 感興臨蕃馴雁

感茲馴雁色蒼蒼，徘徊顧步貌昂昂。不見銜蘆避矰繳，空聞落翮困堤塘。差池爲失衡（衡）陽伴，邂逅飄零虜塞傍。引鉅（頸）長鳴望雲路，何時刷（刷）羽接歸行。

### 閩情

千迴萬轉夢難成，萬遍千迴睡⑫裏驚。總爲相思愁⑬不寐，縱然愁⑭寐忽天明。  
百度看星月，千迴望五更，自知無夜分，乞願早天明。

### 白雲歌

予時落殊俗，隨番軍望之，感此而作。

遙望白雲出海澗，變成萬狀須臾間。忽散鳥飛趁不及，唯祇清風隨往還。生復滅兮滅復

生，將欲凝兮旋已征。因悟悠悠寄遠(寰)宇，何須擾擾徇功名。滅復生兮生復滅，左之盈兮右之缺(缺)。從來舉事皆爾爲，何不含情自怡悅。殊方節物異長安，盛夏雲光也自寒。遠④戍只將煙正起，橫峯更似雪猶殘。白雲片片映青山，白雲不盡青山盡。展轉霏微度碧空，碧空不見浮雲近。漸覺雲低駐馬看，聯④綿縹渺拂征鞍。一不一兮幾紛紛，散不散兮何漫漫。東西南北互(互)□馳，④上下高低恣所宜。影□④碧池冰縈底，光浮綠樹霰凝枝。欲謂白雲必從龍，飛來飛去龍不見。欲謂白雲不從龍，乍輕乍重誰能變。一重未過一重催，一畔縈巖一畔④開。樂巴麻酒應隨去，子晉吹笙定伴來。被(披)襟引袖遽迎風，欲爲吹雲置袖中。雲飛入袖將爲滿，袖卷看雲依舊空。雷殷殷兮雨濛濛，成陰潤下雲之功。倏然雲晴④銷四極，所潤寧知白雲力。大賢濟世徒自勞，一朝運否誰相憶。不知白雲何所以，年年歲歲從山起。雲收未必歸石中，石暗翻埋在雲裏。世人遷變比白雲，白雲無心但④氛氳。白雲生滅比世人，世人有心多苦辛。旋生旋滅④何窮已，有心無心只如此。當須體道有貞素，不用浮榮說非是。望白雲，白雲遼亂滿空山。高低賦象非情欲，余遂感之心④自閑。望白雲，白雲天外何悠揚④，既悲出塞復④入塞，應亦有時還帝鄉④。

### 送游大德赴甘州口號

便代書寄呈將軍

支④公張掖去何如，異俗多嫌不寄書。數人四海皆兄弟，爲報慇懃好在無。

### 九日同諸公殊俗之作

一人歌唱數人啼，拭淚相看意轉迷。不見書傳清(青)④海北，祇知魂斷隴山西。登高乍似雲霄近，寓目仍驚草樹低。菊④酒何須頻勸酌，自然心醉已如泥。(太常妻曰：一日不齋醉如泥。)

### 俯吐蕃禁門觀田判官贈向將軍真言口號

怪來偏得君王怜(憐)④，料取④分明在眼前。說相未應驚鸞頰④，看心且愛直如弦。

### 題周奉御

明王道得(德)④腹心臣，百萬人中獨一人。階下往來三逕迹，門前桃李四時春。

贈鄧郎將四弟

把袂相歡意最濃，十年言笑得朋從。怜君節操曾無易，祇是青山一樹松。

同前已（以）詩代書

故（古）來同病總相憐，不似今人見眼前。且隨浮<sup>㊟</sup>俗貪趨世，肯<sup>㊟</sup>料寒灰亦重然（燃）。

途中憶兒女之作

髮爲思鄉白，形因泣淚枯。爾曹應有夢，知我斷腸無。

至淡河同前之作

念爾兼辭國，緘愁欲渡河。到來河更闊，應爲涕流多。

被蕃軍拘繫之作

何事逐漂蓬，悠悠過鑿空。世窮徒<sup>㊟</sup>運策（策），<sup>㊟</sup>戰苦不成功。淚滴東流水，心遙北  
鷁鴻。可能忠孝節，長遣闡（困）西戎。

諸公欣落官蕃中製作

別來心事幾悠悠，恨續長波曉夜流。欲知起坐相思意，看取山雲一段愁。

贈樂使君

知君桃李遍成蹊，故託喬林此處栖。雖然灌木<sup>㊟</sup>凌雲秀<sup>㊟</sup>，會有寒鷗夜夜啼。

附錄：

懷素師草書歌

馬雲奇

懷素纔年卅（三十）餘，不出湖南學草書。大誇羲獻將齊德，切（竊）比種繇也不如。疇昔闍黎名蓋代，隱處<sup>⑧</sup>于今墨池在。賀老遙聞怯後生，張嶺不敢稱先輩。一昨江南投亞相，盡日花（華）堂書草障。含毫勢若斬蛟龍，挫管還同斷犀象。興來索筆蹤（縱）橫掃，滿坐詞人皆道好。一點三峯巨石懸，長畫萬歲枯松倒。叫噉（喊）忙忙禮不拘，萬字千行意轉殊。紫塞傍窺鴻雁翼，金盤亂撒水精珠。直爲功成歲月多，青草湖中起墨波。醉來祇愛山翁酒，書了寧論道士鶴。醒前猶自記華章，醉後無論絹與牆。眼看筆掉（掉）頭還掉（掉），祇見文狂心不狂。自倚能書堪入貢，一盞一回捻筆弄。壁上颼颼風雨飛，行間屹屹龍蛇動。在身文翰兩相宜，還如明鏡對西施。三秋月澹青江水，二月花開綠樹枝。聞到（道）懷書西入秦，客中相送轉相親。君王必是收狂客，寄語江潭一路人。

民國六十八年十一月廿日寫定於華岡

### 附 註

- ① 法文本，一九五二年出版於巴黎，收入巴黎大學中國學院叢書。
- ② 見夏聲月刊第一三三期，民國六十四年十二月出版。
- ③ 見民主潮第廿六卷第一期，民國六十五年一月十六日出版。
- ④ 見同前注，以上二篇又收入敦煌學海探珠上冊。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十八年四月出版。
- ⑤ 陳校云：「龍按：回，原本缺，今補。戴本作廻。」規案：原卷不缺。
- ⑥ 陳校云：「噉噉，戴本作噉噉。」規案：原卷作噉噉。
- ⑦ 陳本作「愁雲雲」，校云：「雲雲，原本作雲霧，戴本作雲霧。」舒本作愁雲霧。規案：原卷作「愁雲霧」，雲旁有乙倒符號「✓」，當作「雲愁霧」，上句「海關山恆噉」，下句作「雲愁霧不開」，乃能相對。當以作雲愁霧不開爲是。
- ⑧ 陳校：「竟，原本作意。」規案：原卷作竟。
- ⑨ 陳校：「百，原本作日。」規案：原卷損泐，百字上畫缺。
- ⑩ 方，舒本作万。規案：原卷作方。
- ⑪ 陳校：「猜嫌，原本作精嫌，戴本作猜疑。」規案：原卷作猜嫌。
- ⑫ 戴本、陳本、舒本無皆作呈。陳校云：「呈，原本作主。」規案：原卷初作「二」字，後改作草書無字，作「𠄎」，似「主」字，實非主字。由書寫墨色深淺，可以辨明。
- ⑬ 羽，陳本作缺字，原卷有羽字。
- ⑭ 舒本風誤作秋。
- ⑮ 臙臙，舒本作□□。

敦煌學第十三輯

- ⑩ 字缺，依韻疑作「堦」。
- ⑪ 陳校：「國，原本作同。」規案：原卷紙繡，故似「同」字。細辨乃國字。
- ⑫ 陳本雁下有叫字。校云：「叫，原本缺，今補，戴本無。」規案：原卷無叫字，非缺，不應補。
- ⑬ 陳本容作客。
- ⑭ 隔況，陳本作「以萬」，校云：「萬，原本作脫。」舒本「隔」字作缺文。規案：此處原卷紙繡，實「隔況」二字。「雲山阻隔況千重」，與「肝膽隳離凡幾度」對文。
- ⑮ 舒本誠作城。
- ⑯ 舒本席作習。
- ⑰ 舒本作迢。
- ⑱ 敦煌寫本「形」字作「刑」。
- ⑲ 舒本「一更」誤作「更一」。
- ⑳ 陳校：「枯，原本作古。」規案：原卷作白。
- ㉑ 衆，陳本作象。校云：「象，原本作衆。」舒本作象。規案：疑是寰字。
- ㉒ 陳本「萊」作「菜」，誤。
- ㉓ 陳本「儒」作「儒」，誤。
- ㉔ 陳校：「國，戴本作困。」舒本作困。規案：原卷實「國」字。
- ㉕ 敦煌寫本「河」往往作「何」。
- ㉖ 暝，陳本作映。
- ㉗ 陳本題作「同前」，校云：「原本無此標題，今補，戴本題作冬夜非所。」規案：原卷題作「冬夜非所」。
- ㉘ 咸，陳本舒本作感。
- ㉙ 舒本「信」誤「倍」。
- ㉚ 陳本深作後，校云：「後，戴本作深。」規案：原卷紙裂，此字似後字，亦似深字。
- ㉛ 原卷作月，陳本誤作日。
- ㉜ 漸，舒本誤作見。
- ㉝ 陳本數作久。校云：「久原本作數，後經其原抄人於其右旁另添久，今即據此，刪數用久。戴本作久。」規案：原卷細書久字於遍字右上角，似非改數爲久。
- ㉞ 舒本缺字作躬。陳本先作光。規案：原卷躬字模糊，似躬字。
- ㉟ 舒本競作竟，誤。
- ㊱ 舒本艾作芝，誤。
- ㊲ 陳校：「萍居見，原本作萍見居，唯居之右上角有一「√」，今即據此調轉符號，改作萍居見。戴本作莎居見。」舒本作莎居見。



- ④④ 陳本作「坐押牙囚寂」，似誤。寂當作叔，此押牙蓋作者尊親，觀詩中林竹，渭陽用事可知。
- ④⑤ 此首缺題。
- ④⑥ 脫文，擬補海字。
- ④⑦ 舒本悶作心，陳本屢作屬。
- ④⑧ 舒本紫作柴。
- ④⑨ 陳本作曉秋。
- ⑤① 舒本強作疆，誤。
- ⑤② 陳本泣作泛，誤。
- ⑤③ 白字原卷字損不全。
- ⑤④ 此三首似缺題。敦煌寫本往往用摩爲麼。
- ⑤⑤ 敦煌寫本往往用隨爲垂。
- ⑤⑥ 樵，陳本作摧，校云：「摧，原本作樵。」舒本作翹。皆誤。樵即樵字。
- ⑤⑦ 事，舒本作身，誤。
- ⑤⑧ 話，陳本、舒本皆誤作語。
- ⑤⑨ 聞，陳本作國，誤。
- ⑤⑩ 缺文擬補「號」字。
- ⑤⑪ 睡，舒本作夢。陳校：「睡，戴本作夢。」規案：原卷作睡。
- ⑤⑫ 愁，陳本作秋。規案：原卷作愁。
- ⑤⑬ 愁，陳本作秋。規案：原卷作愁。
- ⑤⑭ 遠，陳本作遠。校云：「遠，戴本作遠。」
- ⑤⑮ 聯，陳本作聰。
- ⑤⑯ 互，陳本誤作平。缺文擬補「相」字。
- ⑤⑰ 缺文擬補「落」字。
- ⑤⑱ 陳本作「一畔索處間□」。
- ⑤⑲ 晴，舒本作清。
- ⑤⑳ 但，陳本作從。
- ⑥① 滅，舒本作更。規案：原卷作滅。
- ⑥② 之心二字陳本作□□。
- ⑥③ 揚，陳本作傷。
- ⑥④ 復，舒本作須。
- ⑥⑤ 鄉，陳本作卿。
- ⑥⑥ 陳本支作丈，校云：「戴本作支。」

### 敦煌學第十三輯

- ⑩ 敦煌寫本往往以清爲青。
- ⑪ 菊，陳本作以。
- ⑫ 偏，陳本作徧。君王，陳本作主君。
- ⑬ 取，陳本作瞰，校云：「瞰，戴本作取。」
- ⑭ 領，陳本作口，校云：「口，戴本作鶴。舒本作鶴。」規案：當作領。
- ⑮ 敦煌寫本中「德」字往往作「得」。
- ⑯ 浮，陳本作俘，舒本作浮。
- ⑰ 肯，舒本作肯。王本亦作肯。
- ⑱ 徒，舒本作途。
- ⑲ 策乃策字，運策謂運籌獻計之意。徒運策與下句「不成功」相對。陳本作運策，舒本作運賽，皆非。
- ⑳ 木，舒本作水。原卷作木。
- ㉑ 處，舒本作秀。原卷作秀。

## 二、敦煌唐人陷蕃詩集殘卷作者的新探測

敦煌是甘肅省西北部最大的一個縣份。它位居河西走廊的起點。漢唐以來，成爲東西交通的孔道，古今馳稱爲絲綢之路；張騫出使，玄奘取經，皆由此道往來。但自唐玄宗天寶十四載（西元755年）安史之亂發生後，因內政紊亂，邊防空虛，到唐德宗建中二年（西元781年），沙州（唐朝設沙州於敦煌）便爲吐蕃人所佔領。淪陷後六十七年，即唐宣宗大中二年（西元848年），沙州人張義潮率領當地各族人起義，收復失地，唐朝任命他爲歸義軍節度使，敦煌纔復歸中國版圖。自吐蕃攻佔河西，敦煌和河西地區發生了許多重大事件，但史書上却極其簡略，形成這一段時期、這一區域歷史上的空白。敦煌學專家曾根據石室遺書文物，進行探索。關於文學方面。王重民先生曾發掘整理出不少資料。有一部份，王氏逝世後，經舒學先生整理，題名「敦煌唐人詩集殘卷」，發表在敦煌資料第一輯。舒氏曾加說明云：「敦煌卷子中，有一個殘卷錄有若干詩篇（編號爲伯2555）。其中有唐人詩作七十二首，爲唐朝中期我國國內民族戰爭中被吐蕃俘虜的兩個敦煌漢族人所作。這些詩，過去沒有見過著錄，全唐詩也沒有收入。這兩個殘詩集的作者：一個姓名不可考，是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吐蕃攻佔敦煌後，在此年初秋被押解離開敦煌，經過一年零一、二個月的時間，由墨離海、青海、赤嶺、白水、到達臨蕃。另一個是馬雲奇，大概是公元787年吐蕃攻佔安西後，從敦煌出發，經過淡水，被押送到安西。他們這些詩，按時間先後編排，記錄了作者沿途

的見聞和感慨。他們所經歷的時間，正是吐蕃的極盛時代。他們所經過的地區，在被吐蕃佔領後便失去記載，在唐代史書上幾乎成爲一個空白。因此，這些詩雖算不得文學上的好作品，內容上也有些糟粕，但在歷史上是很寶貴的記行詩，也是研究這段歷史的有用的參考材料。」舒君整理發表這篇文章之後，劉修業女士整理王重民遺稿，有一篇題名「補全唐詩拾遺」，發表於中華文史論叢（1981年第4期），也將此陷蕃殘卷收入。陰法魯教授根據王重民遺稿「補全唐詩拾遺」，發表了「敦煌唐末佚詩所反映的當地狀況」一文（西北史地雜誌，1982年第3期，蘭州大學歷史系出版），也承襲陷蕃詩人有一個馬雲奇的說法。我在巴黎國家圖書館東方稿本部披閱敦煌原卷，發現馬雲奇是陷蕃詩集作者之一的說法是錯誤的。爲了免使錯誤輾轉流傳，特草此文詳細說明，以就正於海內外通人學者。

按巴黎藏伯2555號卷子很長，鈔寫的詩文很多，也很雜亂。卷子正面首行起「漸漸稀，見在收將且送歸」一首殘詩。接着鈔詩多首，至第四紙孔璋代李邕死表，全文未完，空白十餘行，又鈔「一生長養」五七言絕句十六首，體似詩謎，如第二首筆云：「一生長養在蓬門，久在公衙不立勳，蒙得都官配入管，平明點着墨離君。」以下空隔約兩行位置，開始寫「冬出敦煌郡入退渾國朝發馬圈之作」，即唐人陷蕃詩歌。至五十八、九首「閨情」後，又鈔承議郎前廬州合肥縣令劉商胡笳十八拍，十八拍後有題一行，云：「落蕃人毛押牙遂笳一拍因爲十九拍」，並詩一首，接着鈔江州刺史劉長卿的高興歌、娥眉怨、畫屏怨等詩，及劉希夷的白頭老翁等詩，接着又鈔寶吳的爲肅州刺史劉臣璧答南蕃書。以上正面小字鈔寫，似同一人手蹟。卷子背面字較大，筆勢也較飛動逾健，似另一人所書。首行起「帝城春，松篁翠色能藏馬，桃李垂陰可借人」一首七言詩。接鈔月賦、從軍行，皆無作者姓名。又接鈔江行遇梅花之作，有作者岑參姓名，又接鈔冀國夫人歌詞七首、詠拗籠壽、閨情五首，皆無作者姓名。接着便是「懷素師草書歌」，題下有作者馬雲奇姓名，以後是沒有作者姓名的白雲歌，有題解云：「予時落殊俗，隨蕃軍望之，感之而作。」一直到「諸公破落官蕃中制作」、「贈樂使君」，皆是陷蕃之作。白雲歌字又較小，略與正面陷蕃詩相近。以下各詩字又較大。諦觀馬雲奇懷素師草書歌一首，字體較陷蕃詩爲大，筆迹似另一人所書。即便是同一鈔手，也未必是同一人的作品。因爲敦煌卷子鈔寫的情況非常複雜，絕對不可根據一首詩的作者，便牽連以下沒有作者姓名的詩篇歸屬爲同一人作品。例如本卷岑參江行遇梅花之作，後面的「詠拗籠壽」詩，劉汾遂先生指出是朱灣的作品。伯2567號卷子「詠青」詩，無作者姓

名，因上接「寒食臥疾」、「喜李少府見尋」諸篇皆孟浩然作品，故王重民「補全唐詩」也把它歸之於孟浩然。楊承祖教授撰唐寫本唐人選唐詩校記（南洋大學學報創刊號，196年，新嘉坡出版），考出詠青詩的作者是荆冬倩。可見單憑前一首詩作者的姓名，率然把接連一串無姓氏的作品認定是同一人所作，這種情況，在敦煌寫本中，是非常不可靠的。事實儘管如此，但敦煌寫本中，也並非連屬上一首作者的作品，都不是同一人所作。因此，我們必須從作品本身提出明確的證據。這一重要關鍵，便落在馬雲奇「懷素師草書歌」這首詩上。我們必須考明馬雲奇和懷素的時代，我們必須觀察陷蕃詩集的作者的年歲和作品的內容是否可以和馬雲奇配合得上。我們除了「懷素師草書歌」這首詩，對馬雲奇一無所知。我們只能從懷素生平先作一番觀察。我們如能考明懷素的生卒年歲，便可約略推斷馬雲奇的年齡，結合敦煌陷蕃年代和陷蕃詩的內容，便可判斷馬雲奇是否陷蕃詩人。下面，我們要儘量發掘有關懷素的資料，來供給解決這一問題的依據。

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的懷素「自敘帖」真蹟，對懷素草書歌，和他的生平交游，提供了極重要的資料。帖尾署大曆丁巳冬書，丁巳是大曆十二年（西元777）。敘中說他欲觀從前書家的奇跡，所以西游京洛，謁見當代名公，許多學士名流贈詩讚美他的草書，大書家顏真卿並爲他作敘。帖中提及贈詩的人，有張謂、盧象、王邕、朱遙、許瑤、戴叔倫、竇冀、錢起等，也撮引了他們詩中的警句。據一統志云：「懷素，零陵人，觀二王真跡及二張草書而學之，書漆盤三面俱穴，贈之歌者三十七人，皆當代名流，顏真卿作序。」可見自敘帖只引用了少數贈詩。今檢全唐詩所收錄的懷素上人草書歌，有王顓（當作邕）、朱達（當作遙）、戴叔倫、竇冀、魯收、蘇渙、李白、任華八篇全詩，有輯自自敘帖盧象、張謂、許瑤諸人的斷句。還有錢起送外甥懷素上人歸鄉侍奉詩。另外一篇，就是保存在敦煌石室中的馬雲奇懷素師草書歌。經我細加分疏，時期最早的，似乎是題作「草書歌行」的李白作品。考肅宗乾元二年（西元759），李白流夜郎途中遇赦，東返經江夏，因故人賈至適貶岳州司馬，故前往盤桓，共泛洞庭。李白如贈詩，當在此年。詩云「少年上人號懷素，」又說：「湖南七郡凡幾家，家家屏障書題徧，」詩作當在懷素早年鄉居之時。其他戴叔倫、王邕、朱遙、魯收、竇冀五人的詩，我認爲是同時的作品。戴叔倫懷素上人草書歌是首唱，王邕、朱遙、魯收、竇冀是同作。王邕是懷素本州的刺史，爲他展示表演書法，導演的可能是戴叔倫，主辦的可能是王邕。叔倫和懷素舅父錢起是詩友，也和王邕有友誼，戴叔倫有桂陽北嶺偶過野人

所居即事呈王永州鬻、李道州圻詩（明倫版全唐詩第 5 冊頁 315），又有與虞沔州謁藏真上人詩（同前頁 3107）：「故侯將我到山中，更上西峯見遠公，共問置心何處好，主人揮手指虛空。」可見懷素未出湖南鄉居時早有大名，叔倫纔會同虞沔州到山中訪問懷素。叔倫作的懷素上人草書歌（同前頁 3070）更是贊譽備至。詩中說「醉來爲我揮健筆，」也像是首唱的口吻。朱遙的詩，全唐詩作朱逵，註云：「一作遙。」但錢謙益、季振宜遞輯的全唐詩稿本（聯經影印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本）則附在戴叔倫懷素上人草書歌後，題作「又」（聯經本第 26 冊頁 165），沒有標出作者的姓名。王顓（當依帖作鬻）、魯收、竇冀三人的「懷素上人草書歌」均附在戴叔倫集後，題下都有小注：「同戴叔倫作。」三人也沒有作者小傳，可見朱遙、王鬻、魯收、竇冀的詩，都是繼戴叔倫而同作。並且四人的作品，可能因附在戴叔倫集中，而得流傳後世。正如同馬雲奇詩獲得敦煌鈔本而倖存。懷素是零陵人，案唐書地理志：「永州，中。隋零陵郡。武德四年，平蕭詧，置永州，領零陵、湘源、祁陽、灌陽四縣。七年，省灌陽。貞觀元年，省祁陽縣；四年，復置。天寶元年，改爲零陵郡。乾元元年，復爲永州。」王鬻爲永州刺史，當在乾元元年（西元 758）以後。懷素乃州民，故詩云：「我牧此州喜相識，又見草書多慧力。」竇冀「懷素上人草書歌」說：「郡守王公同賦詩，」可見竇冀、王鬻都是繼戴叔倫同作的。以當地長官和一時名流，聯袂賦詩來歌頌草書的絕藝，造成的轟動是可想而知的。據李白詩稱「少年上人」，朱遙詩說：「于今年少尚如此，歷觀遠代無倫比，妙絕當動鬼神泣，崔蔡幽魂更心死。」可見懷素在湖南時得名甚早。馬雲奇贈詩說：「懷素纔年三十餘，不出湖南學草書，」顏真卿草書歌序說：「精心草聖，積有歲時，江嶺之間，其名大著，」正可互相印證。以懷素草書成就之高，雖年僅三十餘歲，已陵轍古人，看起來自然覺得是年輕了。以上都是懷素未出湖南時期的名流贈詩。還有蘇渙「贈零陵僧」詩（明倫本全唐詩第 4 冊頁 2867），題下有小注云：「一本下有兼送謁徐廣州，一作懷素上人草書歌。」詩中有云：「忽然告我遊南溟，言祈亞相求大名，亞相書翰凌猷之，見君絕藝必深知。」蘇渙是廣德二年（764）進士，累遷御史，佐湖南觀察使崔中丞璿幕府。渙在長沙時，曾與杜甫唱和，事在大曆四年（769）。徐廣州是大書家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徐浩。徐浩於大曆二年（767），以工部侍郎出爲廣州刺史，見唐書代宗紀。是渙贈詩當在大曆初年，其時懷素在府中華堂，當衆揮毫，邀渙賦詩相贈。最初告言將往廣州謁見徐浩。但我們從未發現徐浩和懷素往還的文字，也許計畫往廣州，後來却並未成行。

現在敦煌發現的馬雲奇的這首歌，却說明了懷素在「西遊上國」之前的一段經歷。根據這首詩，我們確知懷素三十多歲以前，是在湖南學草書的，而且書名已經蓋代。所以詩中說：「大誇羲獻將齊德，竊此鍾繇也不如。疇昔聞黎名蓋代，隱處于今墨池在。」詩中又說：「一昨江南投亞相，盡日華堂書草障。」江南亞相，未能確指何人。江南可能是指湘楚之間。韓翃送客遊江南云：「桂水隨去遠，賞心知有餘。衣香楚山橘，手鱸湘波魚。芳芷不共搢，浮雲悵離居。遙想汨羅上，弔屈秋風初。」蘇渙的府主崔瓘，在大曆五年自澧州刺史遷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湖南都團練觀察處置使（見唐詩列傳第65）。潭州府治長沙，如果懷素所投的江南亞相是崔瓘，於情事似乎也頗相合。馬雲奇贈詩說：「聞道懷書西入秦，客中相送轉相親。」懷素確實是經過江南煊赫一時之後，「西遊上國」。而且也可從任華懷素上人草書歌（明倫版全唐詩第4冊頁2903）獲得證明。詩說：

「人謂爾從江南來，我謂爾從天上來。負顛狂之墨妙，有顛狂之逸才。狂僧前日動京華，朝騎王公大人馬，暮宿王公大人家。誰不造素屏，誰不塗粉壁，粉壁搖晴光，素壁凝曉霜，待君揮灑兮不可弭忘。」

可見懷素「西遊上國」前確有「江南投亞相」一段事實。不過任華要形容懷素是天上人，偏要說他不是從江南來罷了。任華詩末又說：

「狂僧狂僧爾雖有絕藝，猶當假良媒。不因禮部張公將爾來，如何得聲名一旦喧九垓。」

據詩意，懷素「西遊上國」，可能是張謂自江南偕攜懷素同行的。唐詩紀事卷25：「謂登天寶二年進士第。奉使長沙，嘗作長沙風土記，云：『巨唐八葉，元聖六載，正言待罪湘東。』乾天中，謂以尚書郎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觴之於江城之南湖。謂命李白標之嘉名，白目為郎官湖云。謂，大曆間為禮部侍郎，典七年、八年、九年貢舉。」是張謂頗有往來湘鄂間的紀錄。顏真卿敘說：「今禮部侍郎張公謂賞其不羈，引以遊處，」與「禮部張公將爾來」詩句，事實也相符合。還有，自敘帖中提到的從父錢起，似乎是懷素的舅父。錢起的詩題是「送外甥懷素上人歸鄉侍奉」（明倫版全唐詩第4冊頁2662），詩云：

「釋子吾家寶，神清慧有餘。能翻梵王字，妙盡伯英書。遠鶴無前侶，孤雲寄太虛。狂來輕世界，醉裏得真如。飛錫離鄉久，寧親喜臘初。故池殘雪滿，寒柳霽煙疏。壽酒還嘗藥，晨餐不薦魚。遙知禪誦外，健筆賦閒居。」

這首詩可能是懷素出遊後回鄉時的送行之作。總之，我們從當時人和懷素往還的詩歌，對懷

素的行迹獲得比較明晰的認識。至於懷素的生卒年歲，據陳垣釋氏疑年錄云：

「京師恆濟寺懷素，南陽范氏，此玄奘弟子也。貞元間，有善書懷素，全唐詩、全唐文均誤認爲一人。……藏真懷素，長沙錢氏，書史會要等誤爲玄奘門人，不知兩懷素相距百年也。唐貞元十五年（799）年六十三（737-?）。書苑菁華陸羽撰傳無年歲。今據懷素草書千文自題，見式古堂書考八。然書考又有素草書清淨經，款題貞元元年，年六十一。兩卷年歲不同，必有一贗。」

規案：據小字千文末題：「貞元十五年六月十七日於零陵書，時六十有三。」則當生於開元二十五年（737）。據清淨經末題：「貞元元年八月廿三日西太平寺沙門懷素藏真書，時年六十一歲。」則當生於開元十三年（725）。陳氏據李白贈素詩有「少年上人號懷素」之句，以李卒於寶應元年（762），年六十餘，據千文李卒時素年二十六，據清淨經李卒時素年三十八。故從千文說。然李白詩自蘇東坡以下，頗有人疑爲僞，不能算是堅證。即使李卒時素年三十八，也與馬詩「懷素纔年三十餘，不出湖南學草書」之言合。陳氏又疑「素自敝稱錢起爲從父，起爲大曆十才子之一，其贈素詩有『釋子吾家寶，神清慧有餘』」之句，據清淨經大曆末素已五十五。」案，唐書卷一百六十八：「起，天寶十年（751）登進士第。試湘靈鼓瑟詩。」唐人成進士者年事往往高達四五十歲，如起年四十登第，下距素書自敝帖時二十六年，起年已六十有六，長懷素逾十歲。年輩皆無不合。即如自敝帖書於大曆十二年丁巳（西元777），稱「顏刑部書家者流，精極筆法，水鏡之辨，許在末行。」懷素自居後輩。據顏魯公年譜：「大曆十二年，公年六十九。八月，爲刑部尚書。」是寫自敝帖時，魯公正居京師。論年齡，錢顏皆可稱前輩。翁同文教授「懷素生年二說及其名下千字文二本問題」（藝林叢考頁258）曾引懷素「藏真帖」云：「懷素字藏真，生於零陵，晚遊中州。所恨不與張顛長史相識。近於洛下偶遇尚書真卿，自云頗傳長史筆法，聞斯語，若有所得也。」據「晚遊中州」之「晚」字，則懷素大曆末年五十五，生於開元十三年之說，與自述相合。故清淨經貞元元年，年六十一之說，較爲可信。

我們辨明了懷素的年齡和交遊，便可推測爲懷素作歌的馬雲奇的年齡和行迹。據馬詩：「一昨江南投亞相，盡日華堂書草障。」馬雲奇可能類似蘇渙，都是亞相幕僚中的文士。又據「聞道懷書西入秦，客中相送轉相親」的詩句，馬雲奇可能是宦遊江南，所以說「客中相送」。送詩的末尾說：「君王必是收狂客，寄語江潭一路人，」相送的地點可能是湖湘之間

。統計贈詩歌稱讚懷素草書的，如李白、王邕、戴叔倫、錢起、蘇渙、任華、張謂、盧象等人，幾乎都稱得上是懷素的前輩。馬雲奇詩筆與諸人不相上下，贈詩首稱「懷素年纔三十餘，」他的年齡顯然是超過懷素的。懷素貞元元年（785），年六十一，敦煌陷蕃的時間是德宗建中二年（781），懷素年五十七。贈詩的馬雲奇必然是六十以上的老翁。馬雲奇遊宦江南後的踪跡不明，以他的文才，亞相的僚佐，如何會淪落到敦煌屈居下僚，是很難令人相信的。只憑卷子上鈔錄了他一首詩歌，和次首陷蕃詩銜接，便認定他是陷蕃詩人，這是輕率不妥當的判斷。

現在我們再仔細抽繹七十餘首陷蕃詩。它全沒有流露老翁的口吻。試想，敦煌邊塞苦寒，每年平均有五個月冰凍，十月結冰，三月末解凍。雨量少，風沙多。每年七八月之間，氣溫最高達攝氏四十四度；每年十二月、一月，最低到零下二十四度，這絕非中原老詩人所能安之若素的。加上被異族拘囚，驅向絕域。這種亘古罕有的遭遇，豈能不向詩辭中流露傾訴！而七十餘首陷蕃詩，這種氣息却絲毫沒有感覺到，充份證明絕非馬雲奇這類人的作品。試看馬雲奇以後的十二首詩，如「九日同諸公殊俗之作」：

「登高乍似雲霄近，寓目仍驚草樹低。菊酒何須頻勸酌，自然心醉已如泥。」

作者可以在重陽節隨眾登山，憑高雲近，寓目樹低，這決不像六十老翁隨眾登高的情景。又如「俯吐蕃禁門觀田判官贈向將軍真言口號」：

「怪來偏得君王憐，料取分明在眼前，說相未應驚燕頰，看心且愛直如弦。」

俯伏著敵人禁門來遙觀吐蕃的將軍官吏贈送真言，還流露羨慕他們獲得君王的寵愛，這如何像早年歌詠懷素草書的詩人，經過二十年的宦途，垂老漂淪，却會產生這種異常的心理，委實令人無法置信。再看「途中憶兒女之作」：

「髮爲思鄉白，形因泣淚枯，爾曹應有夢，知我斷腸無？」

詩中說髮爲思鄉而白，形因泣淚而枯，可見作者本來不是龍鍾老翁，而是黑髮壯士，這如何像六十老詩人馬雲奇的形相！

至於馬雲奇懷素草書歌以前的五十九首作品，也同樣可證明不是老人的吐屬。如「登山奉懷知己」：

「閑步陟高岡，相思淚數行。陣雲橫北塞，煞氣噴南荒。極目愁無限，椎心恨未遑。黯黯鄉國處，空見路茫茫。」



「夏日途中即事」云：

「何事鎖驅驅？馳驂傍海隅。溪邊論宿處，澗下指餐廚。萬里山河異，千般物色殊，愁來竟不語，馬上但長吁。」

像這類的詩，都和馬雲奇以後諸詩，如「九日同諸公殊俗之作」的健步情況相似，可見不是一個老翁的作品。又如「望敦煌」云：

「數回瞻望敦煌道，千里茫茫盡白草，男兒留滯暫時間，不應便向戎庭老。」

這首詩明白說出陷蕃作者是盛年的男兒，不甘老死番邦的心情。還有「春日羈情」云：

「鄉山臨海岸，別業近天垵。地接龍堆北，川連雁塞西。童年方剃削，弱冠導羣迷。儒釋雙披玩，聲名獨見躋。須（規案：敦煌寫本「須」與「雖」通用）緣隨懇請，今乃恨睽攜。寂寂空愁坐，遲遲落日低。觸槐常有志，折檻爲無蹊。溽暑荒城外，依稀聞遠鷄。」

這首詩作者自述，幼年曾剃髮爲僧，又習儒書，聲名高出儕輩。說到家鄉的別業，北接龍堆，西連雁塞，似乎還是敦煌地區人士。所以有「非所寄王都護姨夫」、「哭押牙四叔」、「送游大德赴甘州口號」、「贈鄧郎將四弟」諸作，顯示作者在邊區還有不少親戚家屬。總之，統觀馬雲奇詩前後鈔錄的作品，騎馬登山，顯然是盛年人的形象，決非衰老詩人的口吻。這七十一首詩，雖然分鈔成前後兩段，同樣提到被囚，同樣提到登山馳馬，也許是同一人的作品：即使是不同的兩個作家，也都與馬雲奇的年齡行迹絕不相稱。在唐人詩文中，四五十歲時的作品，便顯得老態龍鍾。例如大詩人杜甫，享年僅得五十九歲。他四十七歲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便說：「老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奉答岑參補闕見贈，便說：「故人得佳句，獨贈白頭翁。」四十八歲作的秦州雜詩說：「曬藥能無婦，應門亦有兒。」五十歲的野望詩說：「惟將遲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聖朝。」五十二歲泛江送魏十八倉曹還京因寄岑中允參、范郎中季明：「若逢岑與范，爲報各衰年。」臨到五十歲，便友朋間嗟歎遲暮衰年。再舉享七十五歲高齡的詩人白居易，他詩中也是頻頻嗟歎衰老。如「三十生二毛，早衰爲沈疴（寄同病者）。」「乃知浮世人，少得垂白髮，余今過四十，念彼聊自悅，從此明鏡中，不嫌頭似雪（聞哭者）。」「三十氣太壯，胸中多是非，六十身太老，四體不支持，四十至五十，正是退閒時（白雲期）。」「衰病四十身，嬌癡三歲女，非男猶勝無，慰情時一撫（念金鑿子）。」「四十未爲老，憂傷早衰惡，前歲二毛生，今年一齒落，形骸日損耗

，心事同蕭索（自覺）。」「行年四十五，兩鬢半蒼蒼，老來尤委命，安處即爲鄉（四十五）。」「元和二年秋，我年三十七，長慶二年秋，我年五十一，近辭巴郡印，又秉綸闕筆，晚遇何足言，白髮映朱紱，銷沈昔意氣，改換舊容質（曲江感秋）。」他從三四十歲起，便嗟歎衰老；到了五十歲，便無條件承認自己真正是衰老了。這種心態，在陷蕃詩中，雖在流離縲絏之中，也沒有絲毫流露；反而說：「可能忠孝節，長遣困西戎。」「男兒留滯暫時間，不應便向戎庭老！」懷素如生於開元十三年（725），到建中二年（781）陷蕃時，年已五十有七，作歌相贈稱「懷素纔年三十餘」的馬雲奇，如果年長五歲或十歲，便是六十二歲或六十七歲的老人。統觀七十餘首陷蕃詩沒有一首夠得上稱爲六十老人的作品，所以我懷疑王重民、舒學賢說的：「這兩個殘詩集的作者：一個即這十三首作者，名馬雲奇。因爲這些詩格調均相似，除第一首外，又均是咏被吐蕃俘虜的事，故可定爲一人作品（補全唐詩拾遺）」。其實，第一首馬雲奇草書歌，風格與後十二首詩風格大不相同。可以肯定地說，馬雲奇在江南送懷素的作品，既非陷蕃之詩；在江南作詩的馬雲奇也不是陷蕃詩人。王重民遺稿，經舒學整理，根據前一首詩的作者，便輕率地把接鈔的詩篇，看成同一人的作品。衡以王氏鑑定「拗籠籌詩」的慎重，似乎不至做出這樣的決定。如果憑空造出一個陷蕃詩人馬雲奇，不但歪曲事實，恐怕也違背了王重民先生的本意。最後我要指出一個真正陷蕃詩人的姓氏，那便是這個寫本正面陷蕃詩第五十九首閩情詩後，王氏漏鈔有姓氏的一首陷蕃詩。這首詩在閩情詩接鈔劉商胡笳十八拍後，有詩題云：「落蕃人毛押衙遂笳（加）一拍，因爲十九拍。」詩云：

「第十九拍，去年骨肉悲〔離〕坼（坼），不似今年苦爲客。失土翻同落水瓶，歸蕃永作投河石。他鄉人物稀相識，獨有夫君沈憐惜。歲暮悲情生百端，不覺愁牽加一拍。」這首詩的作者是落蕃人毛押衙，他讀劉商胡笳十八拍深有所感，遂續作了一拍，名爲「胡笳第十九拍」。十九拍的筆跡完全相同，可見鈔詩人和作詩人都是毛押衙。而且前五十九首陷蕃詩的筆跡與第十九拍也相同，又與背面陷蕃詩白雲歌的筆跡也相似。如果要實指這七十餘首陷蕃詩的作者，似乎毛押衙的可能性最高；起碼，胡笳第十九拍的作者是毛押衙，毛押衙是作胡笳第十九拍的陷蕃詩人，這總是鐵一般的事實！

## 附 錄

## 唐懷素自敘帖

懷素家長沙。幼而事佛。經禪之暇，頗好筆翰。然恨未能遠覩前人之奇迹，所見甚淺。遂擔笈杖錫，西遊上國。謁見當代名公，錯綜其事，遺編絕簡，往往遇之。豁然心胸，略無疑滯。魚箋絹素，多所塵點，士大夫不以爲恠焉。顏刑部書家者流，精極筆法。水鏡之辯。許在末行。又以尚書司勳郎盧象、小宗伯張正言曾爲歌詩，故敘之曰：〔規案：四部叢刊本顏魯公文集卷十二題作懷素上人草書歌序〕：「開士懷素，僧中之英。氣槩通疎，性靈豁暢。精心草聖，積有歲時。江嶺之間，其名大著。故吏部侍郎〔魯公文集侍郎作尚書〕韋公陟，覩其筆力，勗以有成。今禮部侍郎張公謂，賞其不羈，引以〔魯公文集以作共〕遊處。兼好事者同作歌以贊之，動盈卷軸。夫草稿之作，起於漢代。杜度、崔瑗始以妙聞。迨乎伯英，尤擅其美。羲猷茲降，虞陸相承。口訣手授，以至於吳郡長史，雖姿性顛逸，超絕古今；而模楷精法詳〔規案：自敘帖，法字側有乙倒符號，此句當作而楷法精詳。模蓋衍文。魯公文集同自敘帖。故宮博物院民國68年影本釋文作而模楷精詳，似非。〕，特爲真正。眞卿早歲常接遊居，屢蒙激昂〔魯公文集作激勸。〕，教以筆法。姿質劣弱，又嬰物務，不能懇習，迄以〔魯公文集以作用〕無成。追思一言，何可復得。忽見師作，縱橫不羣，迅疾駭人，若還舊觀。向使師得親承善誘，亟〔據帖當爲亟字，魯公文集作亟，故宮釋文作函，誤。〕搢規模；則入室之賓，捨子奚適。嗟嘆不足，聊書此以冠諸篇首〔文集序文止此〕。」其後繼作不絕，溢乎箱篋。其述形似，則有張禮部云：「奔蛇走虺勢入座，驟雨旋風聲滿堂。」盧員外云：「初疑輕煙澹古松，又似山開萬仞峯。」王永州嘗曰：「寒松飲水撼枯藤，壯士拔山伸勁鐵。」朱處士遙云：「筆下唯看激電流，字成只畏盤龍去〔帖作去，故宮釋文作走，似非。〕。」敘機格，則有李御史舟云：「昔張旭之作也，時人謂之張顛；今懷素之爲也，余實謂之狂僧，以狂繼顛，誰曰不可。」張公又云：「嶺山賀老粗知名，吳郡張顛曾不易。」許御史瑤云：「志在新奇無定則，古瘦灘灘半無墨。醉來信手兩三行，醒後却書書不得。」戴御史叔倫云：「心手相師勢轉奇，詭行恠狀翻合宜。人人欲問此中妙，懷素自言初不知。」語疾速，則有竇御史冀云：「粉壁長廊數十間，興來小豁胸中氣。忽然絕叫三五聲，滿壁

敦煌學第十三輯

縱橫千萬字。」戴公又云：「馳毫驟墨列奔駟，滿座失聲看不及。」目愚劣，則有從父司勳員外郎吳興錢起詩云：「遠錫無前侶，孤雲寄太虛。狂來輕世界，醉裏得真如。」皆辭旨激切，理識玄奧，固非虛蕩之所敢當，徒增愧畏耳。時大曆丁巳冬十月廿有八日。

### 李白草書歌行

少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墨池飛出北溟魚，筆鋒殺盡中山兔，八月九月天氣涼，酒徒詞客滿高堂，牋麻素絹排數廂，宣州石硯墨色光。吾師醉後倚繩牀。須臾掃盡數千張。飄風驟雨驚颯颯，落花飛雪何茫茫，起來向壁不停手，一行數字大如斗。怳怳如聞神鬼驚，時時只見龍蛇走。左盤右蹙如驚電，狀同楚漢相攻戰。湖南七郡凡幾家，家家屏障書題徧。王逸少、張伯英，古來幾許浪得名。張顛老死不定數，我師此義不師古，古來萬事貴天生，何必要公孫大娘渾脫舞。

### 戴叔倫懷素上人草書歌

楚僧懷素工草書，古法盡能新有餘。神清骨疎意真率，醉來爲我揮醉筆。忽從破體變風姿，一一花開春景遲。忽爲壯麗就枯澀，龍蛇騰盤獸屹立。馳毫驟墨劇奔駟，滿座失聲看不及。心手相師勢轉奇，詭形怪狀翻合宜。人人細問此中妙，懷素自言初不知。

### 王崑懷素上人草書歌

衡陽雙峽插天峻，青壁巉巖萬餘仞，此中靈秀衆所知，草書獨有懷素奇。懷素身長五尺四，嚼湯誦呪吁可畏，銅瓶錫杖倚閒庭，斑管秋毫多逸意。或粉壁，或綵牋，蒲葵絹素何相鮮。忽作風馳如電掣，更點飛花兼散雪。寒猿飲水撼枯藤，壯士拔山伸勁鐵。君不見，張芝昔日稱獨賢。君不見，近日張旭爲老顛。二公絕藝人所惜，懷素傳之得真跡。崢嶸蹙出海上山，突兀狀成湖畔石。一縱又一橫，一敬又一傾。臨江不羨飛帆勢，下筆長爲驟雨聲。我牧此州喜相識，又見草書多慧力。懷素懷素不可得，開卷臨池轉相憶。

### 朱盂懷素上人草書歌

幾年出家通宿命，一朝却憶臨池聖。轉腕摧鋒增嶮嶠，秋毫繭紙常相隨。衡陽客舍來相訪，

連飲百杯神轉王。忽聞風裏度飛泉，紙落紛紛如跼鳶。形容脫略真如助，心思周游在何處？筆下惟看激電流，字成只畏盤龍去。怪狀崩騰若轉蓬，飛絲歷亂如迴風。長松老死倚雲壁，感浪相翻驚海鴻。于今年少尚如此，歷觀造代無倫比。妙絕當動鬼神泣，崔蔡幽魂更心死。

### 魯收懷素上人草書歌

吾觀文士多利用，筆精筆妙誠堪重。身上藝能無不通，就中草聖最天縱。有時興酣發神機。抽毫點墨縱橫揮。風聲吼烈隨手起，龍蛇迸落空壁飛。連拂數行勢不絕，藤懸查蹙生奇節。劃然放縱驚雲濤，或時頓挫縈毫髮。自言轉腕無所拘，大笑羲之用陣圖。狂來紙盡勢不盡，投筆抗聲連叫呼，信知鬼神助此道，墨池未盡書已好。行路談君口不容，滿堂觀者空絕倒。所恨時人多笑聲，唯知賤實翻貴名。觀爾向來三五字，顧奇何謝張先生。

### 寶冀懷素上人草書歌

狂僧揮翰狂且逸，獨任天機摧格律。龍虎慚因點畫生，雷霆却避鋒鋌疾。魚牋絹素豈不貴，只嫌局促兒童戲。粉壁長廊數十間，興來小豁胸襟氣。長幼集，賢豪至，枕糟藉麴猶半醉。忽然絕叫三五聲，滿壁縱橫千萬字。吳興張老爾莫顛，葉縣公孫我何謂。如熊如羆不足比，如虺如蛇不足擬。涵物爲動鬼神泣，狂風入林花亂起。殊形怪狀不易說，就中驚燥尤枯絕。邊風殺氣同慘烈。崩槎臥木爭摧折。塞草遙飛大漠霜，胡天亂下陰山雪。偏看能事轉新奇，郡守王公同賦詩。枯藤勁鐵愧三舍，驟雨寒猿驚一時。此生絕藝人莫測，假此常爲護持力。連城之璧不可量，五百年知草聖當。

### 蘇澳贈零陵僧

張顛沒在二十年，謂言草聖無人傳。零陵沙門繼其後。新書大字大如斗。興來走筆如旋風，醉後耳熱心更兇。忽如裴旻舞雙劍，七星錯落纏蛟龍。又如吳生畫鬼神，魑魅魍魎驚本身。鈎鎖相連勢不絕，倔強毒蛇多屈鐵。西河舞劍氣凌雲，孤蓬自振唯有君。今日華堂看灑落，四座喧呼嘆佳作。迴首邀余賦一章，欲令羨價齊鐘張。琅誦□句【規案：清倪濤「六藝之一錄」作「琅琅誦句」。】三百字，何似醉僧顛復狂。忽言告我遊南溟，言祈亞相求大名。亞相書翰凌猷之，見君絕意〔六藝之一錄意作藝。〕必深知。南中紙價當日貴，只恐貪泉成墨

池。

### 任華懷素上人草書歌

吾嘗好奇，古來草聖無不知。豈不知右軍與獻之，雖有壯麗之骨，恨無狂逸之姿。中間張長史，獨放蕩而不羈。以顛爲名，傾蕩於當時。張老顛，殊不顛於懷素，懷素顛乃是顛。人謂爾從江南來，我謂爾從天上來。負顛狂之墨妙，有墨狂〔六藝之一錄作顛狂。〕之逸才。狂僧前日動京華，朝騎王公大人馬，暮宿王公大人家。誰不造素屏，誰不塗粉壁，粉壁搖晴光，素屏凝曉霜。待君揮灑兮不可彌〔六藝之一錄作珥。〕忘。駿馬迎來坐堂中〔六藝之一錄堂中作中堂。〕，金盆盛酒竹葉香。十杯五杯不解意，百杯已後始顛狂。一顛一狂多意氣，大叫一聲起攘臂。揮毫倏忽千萬字，有時一字兩字長丈二，翕若長鯨潑刺動海島，歛若長蛇戾律透深草。回環繚繞相拘連，千變萬化在眼前。飄風驟雨相擊射，速祿颯拉動簷隙。擲華山巨石以爲點，掣衡山〔六藝之一錄作衡嶽。〕陣雲以爲畫。興不盡，勢轉雄，恐天低而地窄。更有何處最可憐，裊裊枯藤萬丈懸。拂秋水，映秋天。或如絲，或如髮，風吹欲絕又不絕。鋒芒利如歐冶劍，勁直渾是并州鐵。時復枯燥何纏綿，忽覺陰山突兀橫翠微。中有枯松錯落一萬丈，倒挂絕壁蹙枯枝。千魑魅兮萬魍魎，欲出不出何閃屍。又如翰海〔六藝之一錄作瀚海。〕日暮愁陰濃，忽然躍出千里龍。夭矯偃蹇，入乎蒼穹。飛沙走石滿窮塞，萬里颼颼西北風。狂僧有絕藝，非數仞高牆不足以逞其筆勢。或逢花箋與絹素，凝神執筆守恆度。別來〔六藝之一錄作別作。〕筋骨多情趣。霏霏微微點長露。三秋月照丹鳳樓，二月花開上林樹。終恐絆騏驎之足，不得展千里之步。狂僧狂僧爾雖有絕藝，猶當假良媒，不因禮部張公將爾來，如何得聲名一旦誼九垓。

本論文曾在唐代研究學者聯誼會宣讀。

### 三、敦煌唐人陷蕃詩集殘卷餘論

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敦煌伯二五五五號寫本，鈔錄唐人詩多首，遠在三十多年前，法國戴密微 Paul Demieville 教授，已選輯並譯注屬於陷蕃詩人的作品若干首於其所著吐蕃佛教會議一書中。其後，留法學人陳祚龍教授曾在臺灣發表「新校重訂敦煌古鈔李唐詞人陷蕃詩歌

初集」、「關於敦煌古鈔某些李唐邊塞詞客之詩歌」兩篇大作。王重民先生曾用二十餘年的辛勤，搜輯全唐詩的佚詩，擬編成一集，以補全唐詩之缺。全稿分三卷，第一卷均有作者姓氏；第二卷均失作者姓氏。凡殘詩集依集編次，凡單編詩依詩編次。第三卷為敦煌人作品，詠敦煌者如敦煌二十詠亦附入。在王氏逝世之前，大致已經完成。第一卷曾在中華文史論叢第三輯發表，題名為「補全唐詩」。第二卷在王氏逝世後，有一部份得到舒學先生的整理，發表在「敦煌資料第一輯」，題名「敦煌唐人詩集殘卷」。舒氏曾加說明云：「敦煌卷子中，有一個殘卷錄有若干詩篇（編號為伯二五五五）。其中有唐人詩作七十二首，為唐朝中期我國國內民族戰爭中被吐蕃俘虜的兩個敦煌漢族人所作。這些詩，過去沒有見過著錄。這兩個殘詩集的作者，一個姓名不可考，另一個是馬雲奇。由於諸家頗多誤認寫本文字，又誤指馬雲奇是詩集作者，如不加以辨正，必將引發後來研究者更多更大的訛謬。所以我在民國六十八年十一月廿日寫成「敦煌唐人陷蕃詩集殘卷校錄」一文，在幼獅學誌第十五卷第四期發表，旨在整理出一份正確可讀的陷蕃詩集，並指出馬雲奇決非陷蕃詩集的作者。後來看見中華文史論叢（一九八一年第四輯）載有王重民輯錄，劉修業整理的「補全唐詩拾遺」一文，知道王氏初稿已造成錯誤。因此，我又根據寫「敦煌唐人陷蕃詩集殘卷校錄」時的觀點，補充證據。同時我又指出這個寫本正面陷蕃詩第五十九首閨情詩後，王重民漏鈔落蕃人毛押牙（衙）的一首「胡笳十九拍」，斷定陷蕃詩作者有一個毛押牙。七十四年一月十二日並於唐代研究學者聯誼會宣讀後，把論文發表於「漢學研究」第三卷第一號。去年暑假在香港，又看到柴劍虹先生的「敦煌伯二五五五卷馬雲奇詩辨」，柴文的觀點和我的主張相同，馬雲奇非陷蕃詩的作者，似乎獲得初步的肯定。惟柴文誤解馬雲奇詩：「聞到懷蕃西入秦」並非專指懷素西游長安，我曾加以批評。又抄出陷蕃人毛押牙續作的胡笳十九拍中，頗有誤字，如原卷「去年骨肉悲坼」，「坼」即「坼」字，上或當脫一「離」字。柴文作「去年骨肉悲□□」。原卷「失土翻同落水瓶」，柴文誤作「告土□成落水瓶」。原卷「歲暮悲情生百端」，「悲」蓋原卷誤字，柴改作「愁」，我改作「悲」，因此又寫成「續論敦煌唐人陷蕃詩集殘卷作者的新探測」一文，在香港國際敦煌吐魯番學術會議發表。會議期間，獲友人惠贈「敦煌唐人詩集殘卷考釋」一書，作者為高嵩先生。高先生序言稱於一九八〇年夏季赴青海湖東側及河西走廊的武威、張掖兩地進行考察，就殘卷中一些地名的位置進行踏勘和調查。次年二月，又把寫本照片和舒學整理稿作了覆校，費時三年，稿凡七易，纔寫成了這本考釋，用力

不可謂不勤。但由於誤認文字，誤信作者有一位馬雲奇，就產生不少的錯誤。現在約略舉出其注釋中關於誤認誤解的錯誤，如：

(1) 首秋聞雁並懷敦煌知己

倏忽霜秋被野草 注釋云：霜秋，照片迹近霜花。 規案：寫本原作「霜風」，舒本誤作「霜秋」，注釋不合原本。

(2) 困中登山 步步□或嶺，悠悠時往還。 注釋云：步步二句似為「步步城或嶺，悠悠時往還。」臨蕃城西北隅，近今之豬頭山，若此處再有子城，則可至山根，更宜乎「步步城或嶺，悠悠時往還」的意境。 規案：原卷作「步步登或嶺」，或字旁有乙倒符號，原文當為「步步或登嶺」。文義本明。王重民本作步步或□嶺，注釋誤作「步步□或嶺」，遂滋生臆說。又題目「困中登山」，原卷實作「國中登山」。

(3) 得倍酬迴 人回忽得信。具委書中情。羈思頓雖豁，憶君思轉盈。自憐飄泊者，邂逅閉荒城。欲識肝腸斷，更深聽叫聲。 注釋云：「建中四年冬作于臨蕃。按：詩題當作「得倍酬迴」，意為酬答得倍一位被遣歸的人。得倍即今之多巴鎮，或為南涼王禿髮烏孤統治河湟時以其鮮卑宗姓禿髮（音禿拔）命名之地。其地在臨蕃城西北近側，當是依山瀕水的一個村墅，那裏也押着唐俘。」又高氏地名考略云：「佚名氏在臨蕃有得倍酬迴一詩，初讀此詩，疑『得倍』係『得信』之訛；酬迴係酬迴之訛。經至北京圖書館借 P.2555 號圖片細看，倍字原抄作『信』，後由抄者特以重筆添加兩點改作倍，乃知『得倍』不誤。『酬迴』不誦，當作酬迴。題意為酬得倍之迴者。問題在於得倍其地，我們不明所在。值得注意的是，佚名氏住在臨蕃城裏，與外面並未隔絕，而是有朋友相過從，有詩札相往還這在殘卷中看得很清楚。得倍和臨蕃的空間關係如何？何以佚名氏要請得倍友人傾聽自己發自臨蕃城內的深更絕叫？我以為得倍其地，就是前文『困中登山』『村犬吠林間』一句中提到的那個村墅。它在豬頭山下，緊貼着臨蕃城西北角。今多巴的布局是前鎮後村；村子距東面西納川甚遠，其間正可容納一個臨蕃城。可以想像，當年佚名氏在日，西出臨蕃城，便是豬頭山的土嶺；反之，下了土嶺，便是臨蕃城。而在土嶺的緩坡之下，便是得倍。至於得倍的得名，可能與鮮卑大姓拓跋或禿髮有關。南涼王禿髮烏孤及其弟禿髮利鹿孤統治此地頗有年月，得倍的名稱大概得於那時。而今之多巴，則可能是由蒙語中轉音而來。再者，村墅得倍，地方雖小，壽命却長，並不像臨蕃軍城那樣煊赫一



時而烟雲過眼。我以為這裏在修建臨蕃城之前早有得倍存在；修建臨蕃城之後由於得倍偏在山隅而無妨於並存。今臨蕃堙毀已逾千載，作為農耕據點的得倍却得世世相因而致有今之多巴。」規案：原卷詩題作「得信酬迴」，字迹甚分明，並無「抄者以重筆添加兩點改作倍」之處。高氏篤信誤字，恣逞臆說。其實得信酬迴，意為得來信以詩簡酬答，事義至明。若解得倍酬迴，為得倍之迴者，則古今無此屬辭之法。況原文本為得信，得倍乃憑空鑿造之文字乎？

(4)除夜 親改睽携長已矣。 注釋：親改睽携，謂輪到本人改變羈囚處境。睽携：携離也。謝靈運詩：即事怨睽携。 規案：原卷作「親故睽携長已矣」，高氏誤「故」為「改」，遂生誤解。

(5)久憾縲紲之作 今時有恨同蘭芝，即日無辜比冶長。 注釋：今時句，漢末五言樂府孔雀東南飛主人公劉蘭芝，受婆家虐待回娘家，受娘家逼迫而自殺。此處婆家喻蕃而娘家喻唐。 規案：原卷作「今時有恨同蘭艾」，晉書孔坦傳：「蘭艾同焚，賢愚所歎，」喻賢愚不分，同遭殘毀。高氏襲舒本、王本之誤，遂復滋生誤解。

(6)晚秋（七首）（其一）戎庭縲紲向窮秋，寒暑更遷歲欲周。斑斑泪下皆成血，片片雲來盡帶愁。朝朝心逐東溪水，夜夜魂隨西月流。數度西惶猶未了，一生榮榮可能休。

（其二）天涯地角一何長，雁塞龍堆萬里疆。每恨淪流經數載，更嗟縲紲泣千行。

（其三）縲紲戎庭恨有餘，不知君意復何如？一介恥無蘇之節，數回羞寄李陵書。（其四）髮為多愁白，心緣久客悲。更遭縲紲事，因此改容儀。（其五）春來漸覺沒心情，愁聞豺狼夜叫聲。君但遠聽腸應斷，況僕羈縲在此城。（其六）日月千回數，君名萬遍呼。睡時應入夢，知我斷腸無？（其七）白日歡情少，黃昏愁轉多，不知君意裏，還解憶人摩？ 注釋說明：這一組詩，當是興元元年成於臨蕃者。其中的篇什，係步馬雲奇詩而成。看來係抄贈馬雲奇的。（其一）朝朝二句，東溪水（今刺撒水）東南入湟水而隨之東流。故「朝朝」一句是東望長安；而「夜夜」一句是西望敦煌。二句與馬雲奇被蕃軍中拘繫之作「泪滴東流水，心遙北蠡鴻」的意境互相匯通。（其三）〔不知句〕，此處套用馬雲奇送游大德赴甘州口號首句「支公張掖去如何？」此詩係仄起，馬詩係平起。〔一介二句〕，這是說，我作為沙州降將的部下，羞於向友人寄出李陵答蘇武書式的信件。按，馬雲奇被蕃軍中拘繫之作，張掖軍民「戰苦不成功」而

保全了忠孝節，該地是吐蕃硬打下來的。佚名氏此詩似是贈馬之作，否則便不易理解。

（其四）〔髮爲二句〕，此二句套馬雲奇「途中憶兒女之作」〔髮爲思鄉白，形因泣泪枯〕之句。（其五）〔君但二句〕，君只要遠聽就應斷腸，何況我被關在這城裏面而近聽呢？按這話是對關在得倍的難友講的。這也可證馬雲奇是關在得倍。（其六）〔睡時二句〕，此二句套馬雲奇「途中憶兒女之作」〔爾曹應有夢，知我斷腸無？〕按：全詩也步其韻。規案：高氏誤信馬雲奇爲陷蕃詩人，又據誤本立說，臆說瀾翻，不知所屆。吾人深幸秘籍佚聞，出於千載沈埋之下，又恐訛言謬說，野語流傳，轉爲學術之蠹。即如（其三）縲紲戎庭恨有餘，不知君意復何如？一介恥無蘇子節，數回羞寄李陵書。高氏以爲「不知」句乃「套用馬雲奇送游大德赴甘州口號首句支公張掖去如何？此詩係仄起，馬詩係平起。」按高氏注釋以「支使」解「支公」，謂「在唐代，係節度使或觀察使的僚屬，」不知支公當指高僧支道林，蓋以比僧侶游大德。其誤至顯。又確指「不知君意復何如」爲套用「支公張掖去何如」，不知何所據而云然。其結論乃謂「這一組詩，係步馬雲奇詩而成，看來是抄贈馬雲奇的。」真使人興「匪夷所思」之感。

(7)題故人所居 往往登憩徑，時時或飯牛。一身尚栖屑，庶身安無憂。 注釋：〔憩徑〕，湟濱土山，多有小徑橫斜，耕牧者回環而上，有墾坎可以憩息。〔一身〕，猶一人，專指皇帝。〔栖屑〕，栖惶狼狽，此指德宗奔奉天事。〔庶身〕，普通人，或僅爲地方長官任命的官吏均稱庶身。規案：原卷「憩」作「憇」，敦煌寫本木、才不分，憇乃樵字。樵誤作憩，遂從而爲之辭。原卷「庶身」作「庶事」，一身、衆事，皆指故人。又復攀引天子。

(8)俯吐蕃禁門觀田判官贈向將軍真言口號 怪來偏得君王憐。料取分明在眼前。說相未應驚鷓鴣，看心且愛眞如弦。 注釋：〔說相句〕，是言：論相貌並不驚人，鷓、鴣皆小鳥名。規案：原卷，鴣當是頷字。燕頷說相，見後漢書班超傳：「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頷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此二句言將軍不但具封侯之相，且有正直之心也。

以上略舉數條，並非有意攻訐高氏的錯誤。其實高氏親身探勘陷蕃詩人行踪，實事求是的精神，值得令人敬佩。只是誤信馬雲奇也是陷蕃詩集的作者，又根據錯誤的文字，滋生誤解，這都是我在香港研討會宣讀論文所呼籲的。因爲珍貴的學術資料，不容易發現；正確的學術

見解，不容易獲致。如果輕信謬見，誤認本文，以誤解誤字為著書立說的基礎，斷傷學術成果，妨礙學術發展，其後果可以說是極端嚴重的，因此我再贅此文，作再一度的呼籲，希望從事學術工作者提高警惕，應該不是浪費筆墨而是有相當的意義的吧！

民國七十六年十一月廿四日寫定

敦 煌 學 第十三輯

編輯者：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出版者：新文豐出版公司

定價：精裝 北市雙園街九十六號

平裝 新臺幣：四二〇元

港幣：一四〇元

美金：十六元

新臺幣：三八〇元

港幣：一〇五元

美金：十四元

總經銷：渤海堂文化事業公司

地址：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廿號八樓之一號

郵撥：臺北郵政一〇九四九二六二號

(一九八八年六月出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